

寄生草

寄  
生  
草

H. H. DAVIES 著

洪深 改編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復興二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版

寄 生 草

原著者 H. H. DAVIES

改編者 洪 深

發行者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二十九號  
漢口 交通路  
昆明 武成路

# 寄生草 (三幕喜劇)

時間：

民國三十三年秋天

地方：

大都市近郊的一個住宅區，如離重慶不遠的「歌樂山」之類

人物：

吳華清——國華貿易公司總經理

許培英——家庭女教師

吳·唐文錦——「寄生草」型的太太

唐立人——吳太太的哥哥



## 第一幕

吳家客廳——左首，兩個法國式落地長窗，開出去是花園。正中，一個較闊的門，門外是樓梯，門上有幔子。右首牆上，有壁爐。屋子裏有好些很舒服的傢俱——雖然在抗戰期中，似乎還沒受到影響；這裏是如前的富麗，舒適。

點着燈，開着窗，是晚飯後。吳華清大約四十六歲，坐在燈底下翻看「良友」和其他雜誌。許女士從樓上輕輕走下——。一個好看，誠實，約有二十四歲的女子。

許培英（看着吳華清，有許多話想說，但又覺得很爲難——最後，鼓起勇氣走向他）  
吳先生，你此刻忙吧。

吳華清（抬頭）哦，許小姐。吶，還好，不忙。

許培英 我有話跟你說，吳先生。

吳華清 好，你坐呀。

許培英（走至桌旁。但不卽坐）現在，各地方的中小學又在正式開學了。我想，他們小孩子們最好還是進學校去。

吳華清（尋思着，不自覺的站起來）啊，你想離開我們了麼？

許培英 我真是不想走，我要走起來，心上也是很難受的。吳先生跟吳太太待我總是那末好。你們從來也不拿我當作一個請來的女教師看待的。

吳華清 你跟我們待了有這麼久的時候，我們簡直把你當作自己人一樣了。

許培英 我也常常覺得說不出來的感激你們。我真捨不到離開你們。而且要跟他們兩個小孩子說：「我走了，再見」的話，（情感地）我簡直不忍心說出口來。（慢慢地克服了自己的「生滴門答而」）可是這一次我實在得走。

吳華清（見她這樣堅決，也爲難起來——盤算着，踱到長窗邊——又踱回來，嚴肅地）你不是要去結婚吧。

許培英（笑了）啊，不是……不會有那樣有意思的事。

吳華清（又踱到沙發後面，仍在盤算）唔。

許培英（望着天空微微搖頭，自笑）哼嘿，可惜……

吳華清（忽然想起）這件事你跟我太太提過沒有？

許培英（上前訴說，像有甚多委曲）我和吳太太提過好幾回，第一回還在今年正月間，後來又提過三四回，可是吳太太不是太忙，就是太累！她總不讓我說完，她每回都叫我過幾天下一回再說。弄得我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所以我纔來找吳先生的。

吳華清（有點不舒服的樣子）可是你走不走的問題，我是不能作主的。

許培英 我知道——不過，假如我能對吳先生解釋一下——

吳華清（踱向右邊）單是解釋一下，那當然是可以的。

許培英 是這樣的：他們兩個小孩子，我是教不下去了。連連都快十二歲了；妹妹呀，雖然他只有九歲，可是他很聰明，他常常問我些非常難以回答的題目，說句老實話，我受過的一點教習，實在不夠給他們再往深裏教下去了。

吳華清（尋思着，又踱向左邊）他們現在就住學校不太小麼！總得有人照應他們纔



行。

許培英（跟隨上前）那末，至少應該換一個家庭教師；你得請一位大學畢業生。無論怎末，這個人總不能像我這樣，碰到代數和英文就沒有辦法。

吳華清 你可以看書研究呀，你可以自我學習呀。

許培英 我起先倒也是這末想的，可是後來我知道我實在是沒有時間。

吳華清（同情地）你除掉做家庭教師以外，旁的零碎事情，實在是太多一點，我倒是想到的。不過，我也沒有法子來干涉這事情啊。

許培英 不是要你吳先生費事，我並不是說什麼不滿意的話。我對吳太太有能幫點忙的地方，我倒是很樂意做的。我並不全是爲着我自己纔請求換一個教師，真是爲着他們孩子們。在他們這歲數，應該有一個好好的人來教他們。在現在時候，拿什麼來教他們，怎麼樣教法，對於他們的將來，非常有關係的。要是爲着教師程度不夠，把他們將來的一輩子給耽誤了，那是我實在不忍心的。

吳華清 許小姐說這話太客氣了——呸，你要離開我們，我想我知道你還有一個理由。

許培英（含笑）什麼理由呢？

吳華清 你想去參加一種更加積極，更加有意義，更加對於抗戰有直接貢獻的工作，是不是？

許培英（漸漸斂了笑容）也是的。

吳華清（點頭）我很了解你吧，你想辭掉家庭教師職務幹工作去。

許培英 爲什麼不呢，吳先生。現在有多少婦女在做直接的抗戰工作，在醫院裏當看護，做兒童保育院的保姆，替前線的兵士縫製寒衣，參加鄉村婦女工作隊，宣傳隊，演劇隊。婦女們可以做的仕事多着呢。可是我兩年來做的事，過的生活，和未曾抗戰以前沒有多大兩樣。我愈想愈覺得心裏不安。

吳華清 你用心教育兩個孩子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憮然）自然，文錦、吳太太，

她似乎還可以更加努力一點。她也參加過幾個會，募過幾次捐，但是提到工作還說不上。而且，我們家裏的生活，似乎也過得太舒服一點，真像你說的，和以前沒有多大兩樣。我和文錦商量過幾次了，叫她節約一點。她沒有一回不答

應，也沒一回真的實行過。教我也沒有辦法——

許培英（亟待解決她的問題）吳先生，這一次一定讓我走吧。

吳華清 你一定要去做工作，我們當然不便阻止你，可是——

許培英 可是：

吳華清（看着她，友情地）你走了，我們都會很想念你的！我一定會很想念你的！（一半自語）你記得麼，咱們常常在一處閒談啊，下棋啊，出去散步啊！

許培英（興奮）可不是麼，我在這裏待了四年，可說沒有一天不是愉快的！

吳華清 四年，啊，四年了——簡直不像有四年！從好些事上看起來，好像你是一直在我們這裏的！好吧，回頭把你剛纔對我講的話，都對吳太太講明就是了。

許培英（著急地）吳先生。

吳華清 怎麼？

許培英 吳先生好不好——替我——對吳太太——說說呢？

吳華清 爲什麼？

許培英 我怕她不肯讓我走，我每次提起辭職的話，她老是不肯讓我說完的。

吳華清 爲孩子們請教師的事，向來是由文錦作主的。

許培英 那末，（走近吳的身邊，懇求着）我向吳太太辭職的時候，吳先生可好也在屋裏坐着？

吳華清 這有什麼益處呢？

許培英 （爲難地）我是沒法子解釋給你聽，吳先生，不過要是你肯也在屋裏坐着——  
（忽然縮住不說）我想我聽見吳太太下樓來了。

（兩人連忙分開）

吳太太 我不知道一本良友雜誌跑到那裏去了！

吳華清 在我這裏，你找嗎！

吳太太 沒有啊，不是找……就是不知道那裏去了！

吳華清 你要嗎？

吳太太 （和氣的樣子）要是你看着我就不要……不過裏頭一節遊記我倒看一半。

吳華清 你拿去吧。

吳太太（拿着雜誌）你真的不要嗎？

（她四面一看，走向那一張頂舒服的沙發）

吳華清 沒有什麼關係。

吳太太 （走着）謝謝你。（坐下來）許小姐，你可好把那椅子裏的兩個墊子拿給我。

（指着一張靠近窗戶的椅子）

許培英 好，我拿給你。（她把墊子拿來，墊在吳太太身後）

吳太太 （把身體扭了兩扭，靠適意了）謝謝你，現在我真舒服啦……要是再有一個踏脚凳的話。

許培英 踏脚凳啊？（她出外去拿一個脚凳來，放在吳太太腳底下）

吳太太 （坐着不動）別費事，許小姐，我並不是要你跑來跑去，其實該我自己來的，

（等許小姐把脚凳放好，）哎，你太好了，真不應該讓你這末服伺我（甜蜜地笑着，）嗶呀，裁紙刀呢？誰知道刀在那裏。（許小姐從吳先生手裏取了裁紙

刀給吳太太）屢，華清，我沒瞧見你在那裏用着，不然我就不問你要了，（對許小姐）你現在既然沒有什麼事情做，可好給我這本雜誌裁幾篇，我看看還有好一篇沒有裁開，你的手指頭比我靈巧多了。（許小姐接了雜誌走至桌旁開始裁紙——吳太太很舒服地靠躺在沙發上對華清說）你爲什麼不找點事情做做。

吳華清（站起來）我正想對外面去——呸，抽枝煙。（許小姐把雜誌放在桌上，手裏拿着裁紙刀，追上華清）

許培英 別走，吳先生，我請你幫我的忙，我對吳太太說話的時候我要你在這裏，吳先生。

吳太太 這是怎麼回事？（認真的）小心別把那裁紙刀一摔兩段，許小姐。

（吳華清不得已，又坐下來。）

許培英（對吳太太）剛纔吳太太沒有進來的時候我在對吳先生說……

吳太太（伸出手來）把那裁紙刀給我罷，（許小姐把刀給她，她就細細的看那個刀）

許培英 今年春天我曾經跟你說過，吳太太，後來又說了好些回……

吳太太 剛纔這裁紙刀，要是摔斷了，倒是怪可惜的。（她又很和氣的對許看看）說啊，許小姐。

許培英 我剛纔說我想……

（吳太太一不留神，自己把裁紙刀掉在地上）

吳太太 礙別費事，別管它，（許小姐已將刀拾在手裏）啊，多謝，我並沒要你把它極起來。

許培英 我剛纔說……

吳太太 沒有摔裂罷，可是。

許培英 （微慍）沒有。（很快地走到桌子旁，把裁紙刀擱放下來）

吳太太 剛纔那裁紙刀要是摔裂了，那倒是怪可惜的。

許培英 （堅決地，對着吳太太很快地說）我剛纔說，在這個月底，我得要走了。

吳太太 （若無其事的）你在我們這裏難道不快樂嗎？

許培英 快樂，真快樂，謝謝。

吳太太 我是說真的快樂。

吳華清 (奮勇一番) 許小姐覺得邇邇和妹妹太大，她教不下去了。

許培英 (對華清看一眼，表示感謝) 嗯，是的，(轉身對吳太太) 我所知道的都已經教了他們，以後應該有個比我聰明點的人纔好，也應該換換了。

吳太太 我覺得你教得很好。

許培英 你知道我自己的教育是多麼的不行啊！

吳太太 你這話太對不住自己了，我的好許小姐。

(許小姐轉身對華清做出請求的腦子)

吳華清 我想許小姐曾經說過，對於代數覺着很麻煩。

許培英 是啊，我覺得我沒有代數的腦子。

吳太太 (高興的樣子) 我也沒有啊，可是我並不覺着這是我做人上頭的一個缺點。

許培英 (苦笑) 你不是家庭教師呀，吳太太。



吳太太 誰說我是的。可是咱們的話別扯到岔裏去，許小姐。

（許對華清又做請求的樣子）

吳華清 那末還有英文讀本。

許培英 不錯，我每天晚上給自己上一課，預備第二天早起教他們……這不是個辦法，祇比他們多搶前一課。

吳太太 也許吳先生可以幫你英文的忙，問他去。

許培英 我恐怕就是吳先生幫忙……

吳太太 吳先生是一個很好的英文家，（對華清笑着）不是嗎，華清？

吳華清 （受寵若驚）我在學堂裏倒是選讀過英文文學的，可是後來我就沒大注意它，過了這末些時候一個人的英文也是會荒疏的。

吳太太 （很起勁的）溫習起來呀，咱們現在就起頭，橫豎你此刻又沒有什麼事情，叫許小姐拿書來給你。

吳華清 呎，呎，不要。

吳太太 咱們幹麼不求點長進。

吳華清 (弄到自己頭上來了，有點發急) 嗯，剛吃了飯可不能，(怫然對許) 我不懂爲什麼非得教他們小孩子英文呢！

許培英 吳太太曾經說，一個人對於外國文字也應該懂得一點。

吳太太 (得意地) 我到是學過英文的，不過我也不敢說，我的英文，對於我做人上頭曾經有個什麼幫助。(完全勝利) 我想還是吳先生說得對。真的，幹麼教小孩子們英文呢，何妨就把這一門功課取銷了罷。在教英文的日子，找點什麼別的來教？

許培英 (認真地對吳太太) 你得想想，對於他們小孩子這是件多麼要緊的事。這於他們的將來都很有關係的。

吳太太 (想要叫許明白她的地位) 自然是要緊的。許小姐——本來也用不着對一個母親來說她的小孩子的將來有多末要緊——不過我想我們也用不着今天晚上就商量定了。(故意把話扯到別的題目上去——很和氣地說) 那個瓶裏的花多好看

呀！

許培英 吳太太可是願意等到明天再談這個事情？

吳太太 明天是我哥哥到家的第一個整日子，他出門了這末久，一定會有不知道多少事情要告訴我們。我想明天不見得是個適當的日子罷。

許培英 那末後天？

吳太太 啊，真的，你不能把我這末拘定了。（她見華清走過來）你不跟許小姐下一盤棋嗎？

吳華清 （在他也算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許小姐好像很着急似的，希望把這事情早點說定了。我告訴她，凡是關於小孩子教育的事情都歸你作主的。

吳太太 馬上就得決定嗎？

許培英 （對吳太太走過去）我不知道有多少回想要跟你談這個，吳太太，總得想個解決的辦法纔好。

吳太太 （不得已的樣子）自然，要是你非說不行的話，那末現在就說罷，你們誰願意

我怎樣做，我都願意照你們的意思做的。（她摸頭）可是，我今天頭疼了整一天，吃過晚飯後，更厲害了。唉，我實在應該上床去睡，不過我願意我哥哥立人來到的時候我還在這裏等着。要是我現在討論這個，那我也沒有精神能夠好好的迎接他了，自然……要是許小姐非說不行，那末……

許培英 我不願意累着你。

吳太太 （愁苦地）我一定會覺得很累的。

許培英 那末，我想我們得改到下一回再說了。

吳太太 （欣然）我想還是這樣頂好，我們得從長討論一下……過一天吧。（她仍又靠躺在沙發上）

吳華清 （對許嘆氣）唉，那末我們索性來下盤棋罷。

許培英 （莫奈何的聲音）也好。

（許跟華清坐下來兩個人擺棋子）。

吳太太 （翻看雜誌——不大一會，又說）你把吳先生將死了沒有？許小姐。

許培英 我還沒有擺完棋盤呢。

吳太太 你們怎麼那末慢呀？（她懶懶地翻了兩篇，然後很正經地對華清說，）華清，我告訴你一樣有趣的事情，我們這裏的老媽子，不是跟那個車夫小陸訂婚。我想啊，她是跟那隔壁高公館的廚子訂了婚。

吳華清 （隨口應）真有趣，（對許）該你走。

（走了三子，吳太太又說話）

吳太太 華清，這一篇文章有意思極了，講峨嵋的，峨嵋這地方呀……讓我讀給你聽罷，（她咳嗽兩聲，預備朗誦）「峨嵋天下秀——峨嵋爲蜀中名山，與揚子三峽，劍閣棧道，同爲外鄉人士遊川……」

吳華清 （請求着）文錦呀，你要是那末讀出聲來，我們沒法子把心思用在下棋上。

吳太太 哦，對不起，華清。我倒不是有意要攪混你，我想你讀了這篇文章一定可以得點益處的。要是你等一會要讀的話，這篇文章是在第三十頁上，要是你還能記着。「峨嵋天下秀，」我想我把這個地方畫個印子罷。噯呀，我忘了查查立人的

飛機日期。許小姐，你要是找那個日期表啊，就在那里面樓梯旁的小棹子上。

（許小姐站起來，吳太太接着說）要是不在那裏那也許在——

許培英（很快的）我知道在那裏。

（她匆匆走出）

吳太太（低低地問華清）許小姐怎末對你說要走的話的？

吳華清也就是她對你說的話了。

吳太太我盼望她總得等我找到了合式的人再走。我恐怕我再也找不到像她這樣的人了。

。我要是沒有許小姐我不知道怎末過活。

（許又進來拿着一張飛機日期表。）

許培英找着了。

吳太太（很高興的）謝謝你，許小姐，可是我剛才纔想起來他並不是坐飛機來的，他

坐汽車來的。

許培英哦。

吳華清 一直打瀾州坐汽車的嗎？

吳太太 是的，我想是的罷，都是他信裏說的，誰可知道我把立人的信攔到那裏去了？

許培英 （正要去找的樣子）要不要我去找找看？

吳太太 噓，我正在這裏想，我把信攔到那裏去了。（兩眼呆定地思索着）我喝茶的時候還拿在手裏的，我還記得讓它掉在地下……喝完茶又拿它看着，我還當它又是一封信，可是不是的，所以我知道，（對他們兩個人）怎末，你們兩個人都不記得我把那封信攔到那裏去了嗎？

許培英 頂好我去找找。（正要走出）

吳華清 我想我聽見汽車的聲音了。（他走到長窗邊望外看）

吳太太 （埋怨的口氣）太晚了，來不及了，許小姐，吳先生說他聽見汽車的聲音了。

吳華清 是的，是輛汽車，我看見燈光，一定是立人來了。

吳太太 （柔和的笑着）我的立人哥哥，真快活，我又能看見他了，（正色對華清）你不跑到門口去迎接他嗎？

吳華清 我去啊，自然。

（他開了長窗，奔出去）

吳太太 （對許）你還沒見過我的哥哥立人吧。

許培英 沒有，我想我來到後他還沒來到這裏呢。

吳太太 不錯，我今天下午還在那裏計算，立人有多少年沒到我們家裏來了，我現在又忘了，可是我是算出來的，你聽了一定會稀奇的。

唐立人 （在外頭）文錦在那裏？

（立人跟華清亂闖闖打招呼的聲音，——吳太太站起來）

吳太太 那是立人的聲音。

（唐立人進來，後頭跟着吳華清，他是一個很活潑很有精神，大約是四十五歲的人，他走進屋來，吳太太稍微上前兩步迎接他）

唐立人 你好罷？文錦。

吳太太 立人哥哥，我到底又看見你了。



唐立人（伸直了手扶着她看着）你還是那樣，啊。

吳太太 你也還是那樣，立人，你倒沒有長得太胖。

唐立人 胖！（笑着）那地方是沒有機會讓人長胖的，一天到晚跑來跑去，（轉身對着華清，在他肩膀上拍幾下）華清老朋友。

吳太太 立人啊！

唐立人（轉過來對她）呃。

吳太太 你來見見許小姐。

唐立人 哦，許小姐。

（上前和她握手）

吳太太 你很累了罷，立人？

唐立人 累，才不呢，從來沒有累過。（對吳太太笑着）你的氣色真好。

吳太太（懶洋洋的）我人倒還覺得沒有什麼，立人。

唐立人（把吳太太拉着看）再好沒有了。還是結實得像一條水牛。

吳太太（不喜歡他這樣，）又來這樣了。

（她把肩膀一扭扭開了，就在桌右旁椅上坐下）

吳華清（對立人）吃了飯沒有？

唐立人 我吃得極好了。家常豆腐，回鍋肉，烤牛肉，（時刻不忘許小姐）你得上新疆省住去，纔會有胃口吃烤牛肉呢，許小姐。

吳華清 你是從蘭州開車一直開到這裏來的呀，（對吳太太）咱們該可以弄點飯給他吃吃。

吳太太 要是東西還沒有都歸置起來的話，——立人。

唐立人（本來看着許）哦，哦，不要……等我想……我在半路上吃的飯。

吳太太（賣一個現成的人情）哎，我要想告訴你，我打算自己到廚房裏給你弄點飯吃吃呢。

唐立人 因為我來的時候已經晚了，我又不知道你們平常什麼時候吃晚飯。（他走來走去）屢，回來家真快活，我都覺得好像又是個小孩子了……在異地裏這末漂了

來，四面都是樹。籬笆，村莊，在我旁邊飛過去，半個身子都在雲霧裏，好像做夢似的，還像我在西北裏常常有的一種夢夢見我回來了，也沒有行李，身上就穿着一套睡衣。

吳太太 他在那裏說些什末話呀。

許培英 嗯，我很懂你的意思。

唐立人 我猜你也許有過這樣的夢，我是要說你懂得我是怎麼感想的。

許培英 像一個魂魄回到了他前一輩子的桃源似的。

唐立人 (走近許的身旁) 我曉到你會懂得我的，我看你樣子是會懂得我的。

吳太太 你倒沒娶個那邊的女子做老婆我倒是很高興。

唐立人 (對她說笑) 我恐怕你會不高興，所以纔沒有娶呀。(他仍去和許談話)

吳太太 (笑着，轉過來對華清) 他老是那麼會說笑話。

許培英 我曾經夢見過一回西北的，不過都是看了您寄給吳太太的照片纔夢見的，我從來就沒有旅行過。

唐立人 那末你夢見過西北是什麼樣子呢？

許培英 （想着她夢裏的景況）樹林子呀？……

唐立人 不錯，松樹林子，杉樹林子，還有楊柳在那山谷的底下……一大片的樹林像海里浪頭似的……不曉得多少里，像海浪那樣搖擺着。

許培英 還有山呢。

唐立人 一座一座的嶺，很高很大的山，上頭一堆一堆的雪，一排後頭又是一排，真雄壯，真好看。

許培英 我真願意能看看。

吳太太 我想還是你現在待的地方好，許小姐。

唐立人 這裏好是好，那地方一點也不華麗舒適，像這裏似的。它不會使得你想要哭，它祇能使得你想要禱告。

吳太太 （笑着，對華清）你看他真會滑稽。

許培英 嗯，我懂你的意思。

唐立人 你懂，我知道你會懂，——這個地方樣樣都那末舒服，都那末伏貼。在那裏有的是樹林，有的是果木，可是沒有像你們這裏的花園，這種東西的（忽然向外走）對啦，我要看看你們的花園去。

吳華清 （擋止他）立人，立人，不要去。

吳太太 晚上別出去呀，回來我們都傷了風。

唐立人 （笑着對吳太太走來）文錦，你還是那個老樣子。

吳太太 我們不是人人都住慣帳篷草蓬那種東西的。

唐立人 那末我們明天早上再去吧。

吳太太 明天我們倒是可以出去慢慢的散散步，要是天好的話。

唐立人 慢慢的散散步！

吳太太 要是不太累的話，我們這幾天費掉多少精神，因為準備歡迎你的緣故。

唐立人 你們早上幾點鐘吃點心？

吳華清 八點三刻。

吳太太 我大約九點半以後可以下樓來。

唐立人 怎末，你們有一個這麼好的花園，又是秋天的時候，你們還不都天一亮就到外邊去跑跑嗎？

許培英 我倒是這樣的。

唐立人 你是這樣的，不錯，我想你是會的。我和你明天一大早沒有吃點心以前就出去跑跑。

許培英 (笑着) 好罷。

吳太太 別一大早就弄累了，許小姐，還有一天的工作呢，(對立人) 許小姐是小孩子們的教師。

唐立人 哦，(玩笑地) 你還拿板子打他們的手心，還罰他們在牆角站看麼？

許培英 (同樣說笑的神氣) 嗯，一點兒不錯……捏他們，掐他們，打他們的嘴吧子。

吳太太 (信以為真) 你該沒有真的這麼做罷，許小姐？

許培英 啊，那裏呢，那裏會是真的呀，吳太太。(走向樓梯) 我得對大家說，明天見

了。

唐立人 別就走，許小姐？

吳太太 （伸懶腰）差不多是我們大家都該睡覺的時候了吧？

唐立人 （對吳太太）你也要睡了？

吳太太 什麼時候了？

唐立人 （看着錶）八點二十分。

吳太太 這末晚了？

唐立人 這你叫晚嗎？

吳太太 我們這裏八點鐘是睡覺的時候，（站起來）來罷，許小姐，我們要是不趕快去睡，明天什末事情都不能做了。（還要打呵欠，忍住了沒有打）

許培英 明天見，吳先生。

吳華清 明天見。

許培英 （對立人）明天見。

唐立人（和許小姐握手）明天見，許小姐，好好的睡。

許培英 我總是睡得很好的。

吳太太 請你把桌子上的雜誌遞給我，許小姐，替我帶到樓上去。

唐立人（搶着走到桌邊把雜誌取來，遞給許小姐）哦，雜誌，雜誌。

吳太太（對許）咱們兩個人用不着說明天見，咱們在樓梯口上還見着呢。

許培英 各位明天見。

唐立人（跟着許走到樓梯邊，）明天再見了，許小姐。

（許培英上樓去。）

唐立人 許小姐這個人倒不錯啊。

吳太太 她對於我倒是很合式的。

吳華清 她說她要走了。

唐立人 走？許小姐不能讓她走。

吳太太 我想她不見得真要走罷，別談得太晚，立人，早起也別下來得那末早，你可願



意在牀上吃點心？

唐立人（笑出來）牀上吃點心！

吳太太 我是想，你這趟旅行一定是很辛苦了。

唐立人 一點也不，那算得什麼，明天會了，妹妹。

吳太太 明天會，立人，你回來了，我真高興。（對華清）你上樓來，別吵我。（又打呵欠）哎喲！我真困極了！（吳太太也上樓去）

吳華清（忙取煙抽着）立人。

唐立人（對華清笑着）華清，怎麼樣？事情還好嗎？

吳華清 還對付着，

唐立人 那不錯。

吳華清 我現在不天天進城了，一星期兩三回罷，其餘的時候，我就讓那些跟我合股的朋友們管事情，我不在那裏他們也好像把事情管得很好似的。

唐立人 唔，是的。

吳華清（忽有所思）立人，啊，要是有一天你結了婚，在你蜜月的頭幾天，你千萬別對你的太太的弱點上讓步……在那個時候，你一定會愿意讓步的……可是讓步不得，你會變成習慣的！咳，對你說這個有什麼用處，我想你再也不會結婚了罷？

唐立人（甚不甘服）爲什末不呀，爲什末我不打算結婚。我不明白你爲什末覺得我不會結婚。她在這裏有多少時候了？

吳華清 誰在這裏多少時候了？

唐立人 許小姐呀。

吳華清 哦。

唐立人 我們剛才不是談着許小姐嗎？

吳華清 沒有呀！

唐立人 哦，那末，我們現在來談她好了。

吳華清 她在這裏差不多有四年了，她要走了，真可惜，我是一點不愿意讓她走的。

唐立人 我也不呀。你倒不錯，呵呵，華清有一個好看的太太，（推他一把）還有一個這麼好看的家庭教師。

吳華清 （窘——舉起兩手作自衛的樣子。）立人，別這末樣。

唐立人 好罷，我就不。

吳華清 （有點不好意思，有點不願意）你爲什麼說這個話？

唐立人 跟你鬧着玩的。（看見棋盤）誰在這裏下棋來着？

吳華清 許小姐跟我。

唐立人 許小姐會下棋嗎？我得叫她教教我。讓我看，我還能記得怎末擺棋盤的麼。（把棋子隨便移動兩下——住了手）她這人做你們的家庭教師實在是太好了。

吳華清 （起勁）你也看她不是個平常的女子罷？

唐立人 真可敬可愛。

吳華清 可不是嗎！

唐立人 又是那樣美麗。

吳華清 是很美麗。

唐立人 她一定可以給誰作個很好的太太。

吳華清 總會的罷。……不知道那一天。

唐立人 要是我啊，跟她這末住在同一所房子裏，我一定會跟她戀愛的。

吳華清 假如你是已經結了婚呢？

唐立人 我沒有結過婚呀。

吳華清 不錯。

唐立人 (停了一回兒) 我們來談別的題目罷。我們來談許小姐罷。你告訴我一點她的事。

吳華清 他從小是個孤兒。

唐立人 可憐。

吳華清 她也沒有很近的親戚。

唐立人 唔，是個有志氣能夠自立的人。

吳華清 她剛纔對我說，她寧可丟掉在我們家裏這個很好的位置，和那舒適享受的生活去參加婦女隊，勞苦地努力地做工作。

唐立人 了不得，了不得。

吳華清 同時她又富有責任心，她希望我們找到一個更好的家庭教師——她對小孩子們好極了。

唐立人 可以作個很好的母親。

吳華清 (情不自禁) 又那末美麗，那末有意思，爲人又那末好，又是那末好的伴侶，我簡直找不出她的一點短處來。她是一萬人當中的一個，一百萬人當中的一個——

唐立人 噓，你頂好別讓文錦聽見你這樣說話！

吳華清 (認真的) 我不過說她在我們這裏做教師非常合式就是囉。

唐立人 自然，自然！

吳華清 我是說他對於文錦也非常合得來。

唐立人 哦，不錯，文錦。

吳華清 文錦要是沒有她，不知道該怎麼樣辦了。文錦簡直有慣了許小姐了。許小姐什麼都肯伺候他。

唐立人 （有點動氣的樣子）真不該！

吳華清 嗯？

唐立人 爲什麼文錦什麼事情都得許小姐伺候？

吳華清 我也不知道，文錦那末的……也不能說是病。

唐立人 病，她結實得像一條水牛。一向就是結實的。

吳華清 是的，我也記不起來她那一會真生過什麼毛病，不過她老好像那末累的慌，總想躺下來。可是她並不是一個病人。

唐立人 她是個寄生草。

吳華清 她是個什麼？

唐立人 寄生草是生物界裏頭的一種依賴著別人，並且妨害着別人的生命來自己生活的

東西。

吳華清 生物界中的寄生草，我知道啊！

唐立人

人類中的寄生草，和這個也差不多。他們有的是華麗，舒適，安定，幽閒的生涯，可都是別人供給的。別人支持着他們，養活着他們，他們自己再也不肯動一動，再也不肯幹一件於旁人於社會有利益的事，再也不肯做他們應該做的工。作來證明他們不是白白地活在世界上的。啊，華清，寄生草這個毛病可怕得很，而且最會傳染，有了一個寄生草，就可以傳染給一家子，我們家裏都有的。我母親活在的時候，還是個很有名的寄生草。她在床上睡了十五年，後來有一天你不記得嗎？就起來了，起來照應文錦的結婚。大家看見都希奇到不得了。她向禮拜堂一路走來，活潑潑的多麼有生命，可是事情一完她又上床躺着去了。等再遇到她願意起勁的事情再說……父親他也是個寄生草，在他自己叫作保守性，這是寄生草的另外一個形式。其實他索性也躺在床上就得了……我的幾個姊妹，她們多少都有點寄生草脾氣。可是文錦是她們當中的女王。像文錦那

末好的一個寄生草的標本，可不是容易常常看見的。我吶，我是一個天生就的寄生草。

吳華清（訝異的樣子）你！

唐立人

你看我現在很振作，是不是！這祇是勉強的振作，我得時時刻刻的管着自己強逼着我自己工作。稍爲一放鬆，就會糟糕的。你看我在四年前跑到新疆去開鐵礦，從這個山跑到那個山，居然還有點成績，抗戰以後，我們的公司替政府趕造一種工程，這樣凜冽的北風，這樣猛厲的冰雪，我在露天里監工，也居然把工程按着預定的日期趕完了。我這樣的吃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是喜歡過那舒服享受的生活的，——吃吃館子呀，喝喝啤酒呀，坐坐咖啡館呀，逛逛跳舞場呀，每天找幾個朋友談談天呀，打幾個麻將呀，找一個漂亮的女性講講戀愛呀。哼，我要是不留神着自己，儘管此刻前線是在抗戰，儘管我心裏明白這次抗戰，人人應當參加應當努力，我照樣會過寄生草的生活的，尤其是像我這樣，不愁沒有錢化。哈！我到你這裏還不到一個鐘頭，我好像已經有點寄生



草了！有沒有，有沒有？

吳華清（另有心事）像文錦那樣的——

唐立人 文錦那樣！

吳華清 你所謂寄生草脾氣，是跟懶惰一樣的意思麼？

唐立人 不是，不全是那個意思。一個懶惰的人，還能跟着潮流走，寄生草是把住了它的生命寄託物使了勁來抵抗外力的，你想不到一個寄生草會使多大的勁去拚命想法子不做一件有益的事情，而事實上如果他去做那個事情倒還是容易得多。他纔不是傻子呢，你知道，它常常是一種頂會計算的東西，不是跟你扭就是跟你吵，甚至於跟你打，它就是不肯做它應該做的事情，這個寄生草的作用，也有些很妙的地方，有些會使你笑得要命，可是也真夠悲哀的，它非但能把生活弄糟了，非但在那寄生草的本身。連到他的那生命寄託物也會一起弄糟了的。

吳華清 這寄生草的毛病就沒有法子可以醫治嗎？

唐立人 我想一個做了寄生草的人，未必就老是寄生草。也像喝酒或是什麼別的壞習慣，你要是拚命跟它鬪爭，你就可以把它克服，要是讓它自由發展，那就不可收拾了。

吳華清 文錦犯的毛病很深罷？

唐立人 咳，深極了。

吳華清 （嘆）哎喲！

唐立人 可是我們頂好還是希望她不是治不了的。你比我知道她還更仔細。你告訴我罷。

吳華清 她倒是越變越厲害了。

唐立人 你也有時候說說她麼？

吳華清 我從前也曾勸說過，後來我看看就算了。

唐立人 噯，你不能就讓它算了。

吳華清 困難的是，他自己還以為是努力呢。

唐立人 寄生草總是這樣的。

吳華清 文錦想到一件應當做的事情，她就叫我去做，我真不懂得是什麼一種心理作用。她嘴裏漂亮的說說，叫別人做，她竟會覺得是她自己做了！

唐立人 你對他總得堅持，下回她再叫你做什麼事情，你叫她自己去。

吳華清 這個我試過的，有一天她心血來潮叫我在她的梳粧的屋子裏，攔一個捉耗子的籠子，我就不肯。我知道那裏沒有耗子，而且我又得去找籠子。

唐立人（忍着不笑）你說你不肯攔那個捉耗子的籠子，她怎末樣呢？

吳華清 她就想法子弄得我覺着是我對不住她，她不曉得有多少種法子使我覺着對不住她，那樣我就是狠不起心來了。可是那一天，啊，我簡直就不在乎，我發脾氣了，我說……你要攔那捉老鼠的籠子，你自己攔去。

唐立人（像在戲院裏叫好）好！

吳華清（哭喪著臉）後來弄得大家十分不愉快。

唐立人 那麼到末了，末了到底是那一個人去攔捉耗子籠子呢？

吳華清 許小姐了！

唐立人 (大笑) 呵呵。

吳華清 現在她的什麼事情，都讓許小姐替她做。比方從前文錦每天晚上總跟我下盤棋，現在呢，他叫許小姐跟我下；她從前總跟我散散步，現在呢，她叫許小姐跟我去。文錦固然從來沒有很起勁過，不過我們從前至少還常常在一塊。可是現在呢，我什末事情也沒法子叫她做了。

唐立人 你怎麼讓她弄成這樣子的呢？

吳華清 (簡單的) 我愛她，因為我心底裏愛她，她命我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唐立人 (停了一會，然後很堅決的) 讓我來治她。

吳華清 你真能治好她就好了。

唐立人 我們來把文錦的病，澈底的醫治好。不單要她不懈在家裏做寄生草，而且要知道高興起勁，去參加像她那樣地位的女太太們所應當做可能做的工作。

吳華清 女太太們所應當做的——

唐立人（計劃著）是的，我們也不必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我們按照預定計劃一步步的說服她。第一，先要文錦勞動勞動別儘是躺着不動。第二，要文錦不要依賴旁人，你或是許小姐。第三。再鼓勵她去參加工作。

吳華清 可是，你別待得她太兇了。

唐立人 當然不會。不過我得堅持着，我得做出堅決的樣子給她看。世界上除掉做哥哥的之外沒有再合適的人可以教育一個寄生草的女子了。明天早起我頭一樣事情，是教育你的太太。

吳華清（與唐握手）現在我們可以去睡覺了吧。

唐立人（跟着吳向樓梯走）可以了，……明天要教育文錦，今天還得好好的睡一覺纔行，我不感覺到什麼麻煩，一個寄生草女人不難教育的，要是你教育得法的話你把她交給我得了。華清，你把她交給我得了。

（他們上樓）

（幕徐閉）

## 第二幕

原地，第二天早晨，玻璃門大開，看見有日光的花園，吳太太坐在沙發上讀小說，立人進來拿着一大把花。

唐立人 你看吧！

吳太太 哎喲，真好看！咱們快給它養起來，許小姐呢？

唐立人 在書房裏，他們上着課。

吳太太 那只好等一等了，真可惜，別把花乾死就好了。

唐立人 只有許小姐一個人會把花養起來嗎？

吳太太 他們們人們早起總是忙的。

唐立人 你爲什麼不會動動手呢？

吳太太 我啊，我還有別的事情。

唐立人 什麼事情？

吳太太 好些事情。你以爲一個女人就沒有事情做嗎？

唐立人 （走過來拍着她肩膀）站起來，自己把花插在花瓶裏。

吳太太 （和氣的）你就那末默着不動，呵！哪裏來那末便宜事啊！

唐立人 我幫你。

吳太太 （懶懶的起來）咳，好罷，給我拿兩個花瓶來，拿點兒水來。（她聞聞花）

唐立人 一人拿一個，我拿這個，（指着爐臺上另一個瓶）還有那個，你得拿那個了。

咱們得分着拿啊。（置瓶桌上，見文錦沒有動）咦，你的啊？

吳太太 （很和氣的笑著）不是花瓶歸你拿嗎？

唐立人 是分着拿。你拿你的！

吳太太 （笑出聲來）這個立人……還是那末小孩子脾氣。

唐立人 爲什末花瓶全得我拿？（認真的）文錦啊，你要是多走動一點，你人也會覺得

好受一點的。

吳太太 （和氣的）立人，你要是早點跑去把瓶子拿來，別老那末站在那裏叫我去拿，

不知道省了多少時候了，你想呀。

唐立人（又去拿那個花瓶）好罷，也值得爲着這點小事吵起來。

吳太太 噯，真的，你回來的第一個早晨別就和我吵起架來呀。

唐立人（把瓶子拿到吳太太跟前）諾！

吳太太 好，立人啊，窗戶外頭牆犄裏就有一個小水缸，旁邊就有一個水壺在那裏。

唐立人 我已經拿過花瓶了。

吳太太 請你拿水給我呀，立人，那些花都要乾死了。

唐立人 我不去拿，你得自己去拿。

吳太太（笑着）好罷。等我上樓把我的帽子戴起來。

唐立人 就上外面去那一忽工夫？

吳太太 我走到那末大的太陽底下不能沒有帽子！

唐立人 瞎說！

吳太太（認真的）不是瞎說，大夫說的，我千萬不可以不戴帽子走到太陽地裏去。



唐立人 那麼一點太陽也曬不壞你啊。

吳太太 我倒是不在乎。可是萬一我曬出病來你得負責。華清要是知道我不戴帽子就走到太陽地裏去，他一定要跳起來的。你不願意我把華清急得亂跳罷，你想你可是願意的，立人，（立人疊起胳膊，她等了一會）要是你覺得跨出這門口太費事，那我就一直跑到二層樓上找我的帽子去，我敢說，等我再回來的時候，這些鮮花都會枯得不像樣了。

唐立人 （忍耐着）好罷，我拿水去，（真去拿水——吳太太就聞花——立人馬上拿了水進來）諾，水！

吳太太 謝謝你，啊，兩個人一塊兒做事，就跟遊戲一樣的，不是嗎？把花瓶灌起來罷。

唐立人 我不。

吳太太 好罷，等我去找條圍裙來穿上。

唐立人 這也用不着穿圍裙。

吳太太 這件新衣裳我纔不弄濕了呢，我原是爲着給你纔穿它出來的。我要不了一忽工夫。

唐立人 你不肯動手得了，（他咕咕着，把花瓶灌起）還要穿着圍裙來灌花瓶。索性穿上套鞋，披上雨衣，再打把雨傘吧。（正要把壺放在椅上）

吳太太 （快）別把水壺擱在椅子上，擱到外頭去。

唐立人 （把壺遞給她）你自己拿到外頭去。

吳太太 （很費事的拿塊手帕繞在右手上，）爲了這點小事，也用不着倆人都濕了手，（立人氣極，把壺從窗戶往外一擄）

吳太太 你可記得吧，立人，咱們在家裏的時候，總是你管弄花的，不是嗎？

唐立人 我現在不弄了。

吳太太 你插瓶插得頂有意思，誰也沒有你那末會插瓶，我還記得有一天梨姑姑來看見了，問我們可有花匠給我們插瓶的，真是花匠插瓶也插不到你這末好。

唐立人 快插瓶去。

吳太太 我插花瓶的時候，媽總說我們的客廳弄得像個髒土堆。

唐立人 (大聲) 快去插你的花呀。

吳太太 我真想叫許小姐看看，你插的花瓶有多麼好。

唐立人 快，快去……

吳太太 (哄着他) 你就插一瓶罷，就祇一瓶，算是給許小姐看的。

唐立人 (示弱——接過花) 好罷，就插一瓶，你可得插那一瓶。(他開始把花插在瓶裏)

吳太太 (停一會) 噯，你插得真好。

唐立人 (忽然明白) 不來，不來，我不來了！(把花從瓶裏拔出，擦在桌上) 你這壞人！你什麼都沒有做，我什麼都做了，我拿了花，我拿了瓶，我拿了水……什麼都是我，可是現在啊，我是一枝也不插了。讓它們乾死我也不管，要死也是死在你手上，不是死在我手上。(他坐下疊起胳膊，停了一會)

吳太太 (鎮靜的) 要是你不跟我說話，我索性還是接着看我那段小說罷，就在我旁邊

那桌子上，可好請你遞給我？

唐立人 好。

吳太太 扔給我。

唐立人 我不。

吳太太 我還想你回到家來，總會使得大家高興快樂，你怎麼就那末默坐在椅子上，一點事情也不做？

唐立人（對着她很嚴重的）文錦，我看你成了這末一個寄生草，我真難受。

吳太太 什麼叫寄生草。

唐立人 就是你。

吳太太（不明白）寄生草？（興奮的）哦，我知道了，是一個花草，蠻好看的。要不然或者是……叫什麼……

唐立人 身體好好的這末一個人，閑着一點事也不做，真是不成話。

吳太太（詫異）我，閑不做事？

唐立人 你除掉鬧着，你還幹了些什麼？（很兇的走近她）起來——把花弄壞好了——好上給我站起來插花瓶。

吳太太 （笑着）我就是等着你呢，我還當着是我們兩個人一塊插花瓶的。

唐立人 纔不吶，我們別再一塊插花瓶了，要是我們再是一塊插的話，（他坐下來）回頭不知不覺的又變成我一個人插了。

吳太太 唔，這個不大公道罷，先答應了幫人家插花，自己可又坐下瞅着人家插，我看你到西北去了一趟，一點也沒長進，反倒變懶了，變得會取巧了。

唐立人 （生氣的）你這叫什麼話？

吳太太 （和氣地）我是說你先答應了幫人家插花，怎末現在你又想推掉了不幹呢。

唐立人 （一脚，把花踢得滿地）我起先就幹麼去採這些花來？

（吳華清剛從外面進來，看見滿地是花，便拾起放在桌上——立人氣得睜大兩眼——文錦裝作無事地在看手指）

吳華清 十一點半了。

吳太太 好罷。

唐立人 「十一點半了，」「好罷，」……這是什麼意思？

吳華清 吃點心了。

唐立人 還吃點心！

吳華清 不是真點心。

吳太太 我們十一點半鐘，上飯廳裏吃點鷄蛋糝跟牛奶，我們覺着這樣一個上午纔不覺得慌似的，你不也來嗎？

唐立人 十一點半吃雞蛋糕喝牛奶，這是怎麼一回事！謝謝罷，我不來了。

吳太太 我找個機會坐坐下來，倒也好，我今天一早晨做事情做得真累極了。（她出去）。

唐立人 （假裝不明白）什麼？

吳華清 你不是說今早第一樣事情就是教育她嗎？

唐立人 哦！是啊，我是教育她來着，我是把她教育過了，總算……自然不是怎麼十分

認真的……上頭一課。

吳華清 你說你打算做出點堅決的樣子給她看看的。

唐立人 是啊，我做是做了，不過因為她從來沒有看到過你的堅決的樣子，所以我的堅決的樣子，她也一點看不出來。（華清要把花插在瓶裏）你幹嗎？

唐立人 可是我說過，非得讓文錦自己插進瓶去不可。

吳華清 哦，我懂了，教育？

唐立人 就是教育。

吳華清 剛纔是怎麼的？

唐立人 （指着花）你還看不出來剛纔是怎麼的嗎？花還那麼攔着呢，（氣填地）我們爲着這些討厭的花不知道爭了多少時候。爲着這末一點不相干的事情來打這末些麻煩，好像是太沒意思似的，可是要緊的是原則問題，要是我起頭就讓步，那就得一直讓到底了。

吳華清 就像我似的，啊。

唐立人 是啊，就像你了。等她從飯廳裏走來的時候，我那怕花費一上午的時間，我也非得叫她把這些花插好了不成。

吳華清

（很佩服的看看立人）嚇。非得有這種精神纔行。

（許小姐進來）

許培英 吳太太叫我來插花的。（她走到桌子邊把花插進瓶裏，立人和華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唐立人

（低低對華清）可要叫她別插？

吳華清

那樣麼——可是文錦已經請許小姐插花了。

唐立人

那我們就得當着許小姐面前給文錦下不了臺。

吳華清

是的。

唐立人

我不願意做這個。

吳許清

（鄭重地）不。

唐立人

我並不是讓步。



吳華清 不是。

唐立人 別笑啊。

吳華清 我沒有笑。

唐立人 你是在那兒冷笑，你笑我因為我跟你一樣的，到了沒法辦的時候就只好讓步了。

許培英 （對華清）她們孩子們問我可好放他們半天假，算是歡迎舅舅回來的。

吳華清 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許培英 要是恐怕她們太鬧的話，我可以把她們帶到樹林子裏去頑半天。

吳華清 唔。

許培英 我還想天氣既然這末好，我們可以帶點東西出去吃，可以在外頭野餐。

唐立人 咱們不好大夥都出去野餐嗎？

吳華清 大夥，誰啊？

唐立人 你啊，我啊，小孩們呵，許小姐啊，文錦啊。

吳華清 你可沒有本事叫文錦也出去野餐，（對許）你想他有本事嗎，許小姐？

唐立人 爲什麼要本事？

吳華清 太容易啊。

許培英 （還插着花）我想唐先生會叫吳太太去的。

唐立人 （低聲對華清）我不願意叫許小姐知道我管不了文錦，並且，出去野餐，正可以讓她多跑跑，於她也有好處的。可是我們得見機說話，千萬別發脾氣。我在花上是發了脾氣，要不然我早能叫她插了花瓶了。我們得好好地哄着她瘋呀笑的，大快大樂的，就這個糊哩糊塗的把她一卷就卷出去。你就這麼跳到飯廳裏去。（做出輕飄的神氣）「咱們都出去頑去囉！」

吳華清 屢，別那末樣啊。

唐立人 幹麼不？

吳華清 那就不是我了。

唐立人 那末——呃……（看看許）那麼就去……（又看看許）屢，你愛說什麼說什麼

罷。

（他抓住華清的胳膊，把他推到樓梯跟前）

唐立人 喂。（轉身對許）你不是雞蛋糕牛奶軍的一個隊員啊。

許培英 不是。

唐立人 我猜你不是的。

許培英 你不去吃點心嗎，唐先生？

唐立人 不去，我不喜歡不上不下的吃一頓，我跟你一樣。咱們好像有好些習慣都一樣的。

許培英 你想是嗎？

唐立人 你想不是嗎？

許培英 我沒想過。

（她拿個瓶放在爐臺上。立人看看她，又拿一個瓶跟着她。許接過來也放在爐

臺上）

唐立人 我們今天清早的散步真有意思，不是嗎？

許培英 唔，你不是愛一大清早就在外頭嗎？

唐立人 我在西北是跟太陽起來的。

許培英 唔，（贊成的聲音）真好！

唐立人 你纔是應該到西北去的女孩子呢。

許培英 （高聲笑）我是嗎？

唐立人 你會騎馬不會？

許培英 會啊，不過現在我也沒有機會騎。

唐立人 膽子大不大？

許培英 我騎服過一匹蒙古馬，它一連摔了三個男人，可是始終沒有能叫我摔下來。

唐立人 （對她笑着）真不錯！

許培英 我倒不是要顯本事，不過我真想——

唐立人 你真的應該到西北去。

許培英 我是不會再遇到這樣幸運的事了。

（她回到桌上，把剩下的花揀起來）

唐立人 （跟着她）爲什麼不會？

許培英 （笑出聲）現在有個人鬥我們發笑，倒是怪有意思的。

唐立人 （有點不願意）我說正經話。

許培英 （認真的）你真的想西北於我這樣一個女子相宜嗎，一個做家庭教師的人。

唐立人 真的，真的，一個自己獨立生活的女子，在那邊，比在這裏好多了。決計去  
吧。

許培英 （覺得好笑）你說得好像全都商量定了似的。

唐立人 真的，要是全部商量定了多好呢！

許培英 （不十分覺得立人說話的用意）我在這裏的生活也不知道怎麼纔好。

唐立人 你不是已經對我妹妹說，要走了麼？

許培英 可是她不讓我說完。

唐立人 要是你非走不可，他不能硬要你跌在這裏的。

許培英 （笑着，但是認真的）也沒有這樣簡單，啊，吳太太既然待我這麼好，我要不等找好了個替人就走，也太對不住人了，……我們也應該替別人想想啊。

唐立人 我看你就盡是替別人想了。

許培英 咳，你不知道我多愿意有一天工夫——只要有一天工夫——可以隨便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和男子們一塊做工作，一塊研究問題——

唐立人 唔，你不會有過麼？

許培英 自然不了。

唐立人 怎麼呢？

許培英 做家庭教師的人，環境不許可呀。我們覺着很拘束不自在……

唐立人 你跟我在一塊，倒不顯得拘束或是不自在。

許培英 唔，你跟別人兩樣的。（她的眼睛遇到立人的眼睛）……我得回書房去了。（

轉身待走）

唐立人（擋住她）別，別走啊，我要你待在這裏……跟我說話。

（吳太太進來，華清跟着）

吳太太 啊，我趕回來插完那些花的，怎麼都已經插好了麼，多謝你，啊。

許培英 你叫我來插的，吳太太。

吳太太（笑着）那裏呢……我想你聽錯了，許小姐。我不過就說那些花在桌子上等着要人插呢！

（她坐在椅子裏，起頭讀小說）

唐立人（輕輕的對華清）你告訴她出去野餐的事情沒有？

吳華清 還沒有相當的機會……

唐立人 你這不中用的人，（推開他，——做出很高興的樣子，對吳太太說，）咱們都出去野餐去囉。

吳太太（和氣的）真好嗎？

唐立人 是的，咱們四個，還有小孩子們，（對華清打招呼）你幫我點忙啊。

吳華清（搓着手，裝做高興的神氣。）那——多好頑呀！

吳太太（高興的）我想一定很好頑……

唐立人（得意）啊！

吳太太 那一天大家真要去的時候——

唐立人 幹麼不今天呢？

吳太太 幹麼今天呀？

唐立人（答不出來，問華清）幹麼今天呀！

吳華清（窘！轉問許）幹麼今天呀？

許培英 今天是慶賀唐先生回來呀，今天天氣又那末好，……又是……

吳太太 你要找他們孩子們，她們都到書房裏去了。

唐立人（很起勁的）要不要叫許小姐去給她們預備起來？

吳太太（裝作不懂）預備什麼？

唐立人 預備出去野餐呀。



吳太太 我還當着已經決定今天不去了呢！

吳華清 (忍不住) 文錦，你明明知道……

唐立人 (拉華清一把，叫他住嘴) 吁，耐煩，耐煩，要說服她。(對吳太太裝做求情)  
請你答應了今天去罷，啊，是慶賀我回家。要是你不肯慶賀我回家，一同去野餐，我心上一定會很不好受的。

吳太太 要是下起雨來呢。

唐立人 (答不出來) 嗯，這個……要是下起雨來呢？

許培英 (到長窗邊看天) 天上一點雲彩也沒有。

吳華清 飯廳裏的風雨表已經往上走了。

唐立人 不會下雨的，要不然，我們多多的帶些雨傘，披上雨衣，穿上套鞋，那就下雨也不怕了。

吳太太 我想我們都太累了。

唐立人 (帶笑的搖顫) 太累！

吳太太 我想都是因爲立人回家的緣故，所以我們大夥都興奮得累的像三晚沒有睡覺的人似的。

唐立人 三晚沒有睡覺！

吳太太 特別是你，你插花的時候，明顯得不耐煩，你應該躺躺去，（拿起她的小說來看，好像這個辯論已經完結）我們今天都是都在家裏歇歇了。

吳華清 （過了一回）她們孩子們不知道要多麼失望呢。

唐立人 （表示同情的樣子）可憐的孩子們，（裝着悲慘的神氣）你想想他們可憐的孩子們經得起這麼失望嗎？

吳太太 （聽見此話，正經地對許說）許小姐呀，你可以走到書房裏去告訴連連跟妹妹說，媽說的，她們今天可以放半天假，可以到樹林裏去野餐。

（立人對華清眨眼，三個人很高興的諾異）

許培英 （對着樓梯走）多謝你，吳太太！我馬上就去叫她們預備。

吳太太 （剛纔走到窗戶口，對外頭看）許小姐跟小孩子們今天出去，碰到這樣好天氣

，倒是不錯。

（立人跟華清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明其妙）

吳華清（停一回低聲對立人）她把我們騙得都這末相信。

唐立人 你還看不出來她是成心和我們開玩笑麼？

吳太太（鄭重的對吳）華清，來，我有話跟你說。

吳華清 可要到樓上屋裏說去。

吳太太 不用費事走那趟路（有用意地看看立人）一會這屋子裏也許就剩我們倆個人了。

唐立人（會意）（高聲調）好，好，我去預備預備，你們也別讓我久等呀。

（他走了出去）

吳華清（有點不耐煩）我真願意你拿點精神出來。你出去逛逛，一定可以得點益處的。

吳太太 我不喜歡立人跟許小姐那種樣子，昨天晚上，就是他們兩個人說話。今早起沒吃

點心就去散步。剛纔……我剛一背過臉來……又去了。我不喜歡這樣子……出去野餐，於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吳華清 立人像是非得要我們出去不可呢！

吳太太 立人是非得要我出去不可！他是打算負責來改好我的脾氣，他覺得我應該振作

振作。

吳華清 （不安地）什麼事情叫你想上頭去的。

吳太太 （對着他看看）你們倆做的那個笨勁！騙得了誰！要是立人對許小姐有了意思，那是一點也不合我的意的。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許小姐了，她真能摸到我的脾氣，要是沒有了她，我不知道我們該怎麼生活！倒不是爲我自己想，我也爲她想，立人這末跑來把她哄得頭昏顛倒，是不對的，並且西北的氣候對於許小姐也不見得會相宜。

吳華清 我想我們還用不着擔心吧，他們昨天纔見面的。

吳太太 你看這多像你啊，華清……就那麼坐得安穩，樣樣事情在你面前過去，你就像

那個——那個——立人說的叫什麼頑意，——哦，對了，叫寄生草，我是主張做事的，我們得對她說去。

吳華清 你要是對立人說什麼話，一定弄得他不高興就是了。

吳太太 我也沒打算自己跟他說什麼呀，我想從你的口裏說出來，好得多。

吳華清 (決絕的) 我纔不來干涉他呢！

吳太太 (想利用他的感情) 我難得叫你替我做點事，你知道我精神不好。

吳華清 (不自在) 我也不知道跟立人說什麼好，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法。

吳太太 (走近華清) 你還不知道你們男人夥怎麼談話的嗎？你就跟他說：「呃，我說我們那個家庭教師呀，你少去惹是招非。」底下再加句你們常說的粗話，(華清笑出聲來，吳太太不高興) 我想一個男人拿人家小姐們的感情來兒戲，也不是個可笑的題目啊。

吳華清 (忍不~~住~~要笑) 我找立人去。

吳太太 告訴他少對許——

（許小姐進來）

吳華清 我們再看罷。

（他出去）

許培英 （對吳太太走過來）嗚嚕，吳太太，連連跟妹妹一定要穿新衣服出去野餐，我叫他們穿平常的衣服，他們不肯聽話。

吳太太 要是有麻煩的話，讓她們愛怎麼就怎麼得了。

許培英 好罷。（就要出去）

吳太太 呃，（喊住她）許小姐，（許小姐站住）在你們沒有出去野餐以前，我還有句話跟你說，坐下來呀，（推許小姐坐下）你知道我對我的哥哥立人是多麼關心的。

許培英 （興奮地滿臉含笑）真的，他真有意思，他這人真容易合得來。

吳太太 是的，自然，這個也有這偶的短處，你知道一個人跟這一個人容易合得來，就跟那一個也容易合得來，你對那些容易合得來的人，可得留神。

許培英（肅然）哦，你可是說他這人不大忠實？

吳太太（生氣地）別這末說，別抓了我的話故意意思啊，回來還給我鬧出閒話來呢！

許培英 唔，我那裏敢有這個意思，我還當着你是警告我的。

吳太太（有點亂）是的……不是……是的……也不是，（鎮靜點）我想你對於我底下要對你說的話，一定不至於會錯我的意思的，因為（對她作着笑臉）我實在喜歡你，自從你到我們這裏，我早就想把你當作家裏人看待，我所謂把你當作家裏人看待的話，就是說不分彼此的讓你跟我們一塊吃飯的意思。吳先生跟小孩子們跟我都覺着這麼離不開你，我們想把你老留在我們這裏。

許培英 可是這個月底，我非走不可了。

吳太太 現在咱們不談這個。

許培英 可是……

吳太太（做着笑臉舉起手來，擋着她的話，很客氣的說，）別打岔呀（正經地）我說像立人這樣大年紀的一個男子，到現在還沒有娶親，大概是不見得再娶的了，

他也許會東混混，西混混，找一個好看的女孩子——吶，做做朋友，不過他再也不會對一個女子有什麼認真的意思了。

許培英（不愉快地）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對我提這個話，吳太太？

吳太太（接說她心裏的話）我跟你說老實話啊，……我當你是我自己的妹妹一樣的，……我覺得你對我哥哥立人的態度，似乎有一點太鼓勵他似的，比方昨天晚上，大夥的話都讓你們兩個人說了去，今天早起還沒有吃點心你們就一塊出去散步，所以攏總看起來，（很甜蜜的）好像是——你對他有那麼一點——調情似的。可是……

許培英（忍不住她的氣）我沒有調情。

吳太太 我沒說你是，我是說……

許培英 我沒有調情的，我沒有……

吳太太 我們別再提這個罷，這個話我本來很難對你說的，你不知道我覺着有多麼爲難呀。



許培英 吳太太，你往常待我非常好，我也不願意忘記這一點，不過——還是不要再拿我當家裏人一樣看待罷。我還是在孩子們書房裏吃飯好了，吃完了飯也別再讓我到客廳裏坐着。

吳太太 把一家子事情都弄亂了，可是？

許培英 我不能天天——在飯廳桌上——老是那麼碰見他。

吳太太 那有什麼不能呢？

許培英 我也不知道得望那裏看着，得說什麼話纔好。

吳太太 往窗戶外頭看，找點不相干的題目隨便來說說。

許培英 (更生氣) 我不望窗戶外頭看，我不說不相干的話。

吳太太 (舉手警告) 噓！

許培英 我本來不是你們家裏人，我也不出去野餐了。

(她很快的走出去了)

吳太太 (大有得色) 唔！

(立人和華清進來)

吳華清 廚子說一個大筐子裝吃的東西已是夠了。

吳太太 真可惜，立人，不過今天出去野餐的事情是該……

吳華清 文錦！

唐立人 這回你，是推不掉的。

吳太太 我沒有推，是許小姐在那裏推。

唐立人 我們沒有許小姐，可不能出去野餐？

吳華清 她怎麼？

吳太太 (正經的) 許小姐跟我，我們兩個人頂了兩句話。

吳華清 爲了什麼事？

吳太太 別管了！

唐立人 不會有什麼大的了不得的吵架的，兩個這末明白懂事的女人，我想你們兩個人都對的，來呀，你跟我們說，說到底是怎麼會事罷。

吳太太 立人，我不能說。

唐立人 那末我祇好去問許小姐了。

吳太太 （着急）那不能，那再也不行的。

唐立人 我不過就是要跟你們講和。

吳太太 爲什麼你呢？

唐立人 我是第三者。

吳太太 你不是。（覺得說錯了，忙把手掩着她自己的嘴）噢。

唐立人 （警覺）什麼？

吳太太 我不再往下說了。

唐立人 （嚴重地）你非說不可，你們吵架既然是爲着我的事情，就得讓我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吳太太 我不告訴你。

唐立人 （轉身走）我問她去。

吳太太（很快的）不能，不能，立人，我還是情愿自己告訴你。我是跟她好好的說的。我不記得這個話是怎麼起頭的了，不過我想我曾經說，一個年輕的女子碰到了一個比她大好些歲的男子，頂好別讓人家引得她想什麼糊塗心思，她一點也不謝謝我，就蹣着腳發起脾氣來，對我非常的無禮，無禮極了，我就祇說（溫柔的腔調）呃，許小姐，（提起嗓子）可是她就大聲嚷着說，我不去野餐了，我不去野餐了！就那末蹦蹦跳跳的跳出去了。你瞧一個人做人真不容易。我一向待她那麼好。

唐立人 我非常生氣……我氣極了……

吳太太 我不過就是對她說兩句爲她好的話，可是她成心不拿我的話那麼聽。

唐立人 你在那裏干涉人家，你多管閒事，我想不到你會這樣，文錦，這簡直叫人不能忍受。

吳太太（看着立人）看你這神氣，隨便誰都會相信你打從昨晚起已經是愛上許小姐了。就是真的話，也沒有什麼希奇了不得？也許是愛她，也許我沒有。也許在你們

心裏是那麽想，我這大年紀應該明白一點，可是我覺得我從來沒有碰見過像她這麼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對吳太太）這些事情，本來用不看你管，現在你把樣樣都弄糟了。

吳太太（又要哭又生氣的樣子）我不願意淨在這裏挨罵，（走到長窗）你一早起什麼事情也不做，我是懶得受你們的教訓，受你們的改良的，誰也不高興被人家改良的。

（吳太太從長窗走出去）

唐立人 我倒不是成心不體諒她，不過你知道一個男人總會有這樣感覺的。他不喜歡人家來多管閒事，許小姐剛剛起頭要——

吳華清 吶，我倒是跟文錦的意思一樣，我想你娶許小姐是不大合式的。

唐立人 咱們這些人當中，誰還比得上她！

吳華清 倒不是那個意思，許小姐……她在這裏待了這麼久……她其實是……可以說……  
……歸我照應着的。

唐立人 這個我倒不明白。

吳華清 我們覺得彷彿是……對於她負責似的，我想我們有責任，——也是文錦的責任，——叫她不要造成一個我們夫婦兩個人都覺得是不合式的婚姻。

唐立人 現在就說婚姻，恐怕還早一點，不過爲什麼一定說是不合式？

吳華清 我們不願意她嫁給你。

唐立人 爲什麼，告訴我什麼理由？

吳華清 你爲什麼逼着我，非得說出理由來？

唐立人 因爲這是我們很要緊的事情。你自認爲她的保護人，這個我倒沒有什麼反對，不過我要知道，你爲什麼覺着我做她的丈夫不合式，我一定能待她很好的，要是她接受我的話！我們在山裏頭，在我們一個小家庭裏，可以有多少幸福。

吳華清（忍不住）你跟她結婚，噯，她不能……噯，她不能，我怎麼能受得了呢？（他倒坐椅子裏，把手支着頭）

唐立人（不提防他這麼一來）嘿，你說的什麼話。

吳華清 我沒有法子纔說出來的，你逼得我說出這個話來，把她帶走了，帶到我永遠不能再見面的地方去，我要是沒有她，我的生活——就簡直——

唐立人 華清。

吳華清 在她是一點不知道我的感覺，我自己也一直到現在纔發覺出來，她在我心裏佔什麼地位。

唐立人 那麼從現在起你就不應該再見她的面。

吳華清 那，那怎麼行呢！

唐立人 你替文錦想想，你替許小姐本人想想。既然是這種情形，她怎麼還能跟你們兩個人住在一所房子裏呢？

吳華清 他在我們這裏住了四年了，誰也沒覺得有什麼害處？也沒有改變樣子。

唐立人 自從你發覺出來她在你心裏的地位，那就什麼都改變了。

吳華清 我一向對許小姐的態度，沒有什麼可以給人批評的地方，以後也不會有。

唐立人 許小姐現在是被人鍾情的人，你既然是有太太就不應該再有這種情分到她身上

，我倒不是完全怪你，我怪的是文錦，讓你們兩個人這麼常常在一塊，你昨晚上說的話我都記得，從前是文錦跟你下棋，現在她叫許小姐跟你下，從前文錦跟你散步，現在她叫許小姐跟你散步，因為事實上你和許小姐這麼常常在一塊，所以你弄到這個樣子，這是文錦早該見到的。

吳華清 我看不出來，許小姐的地位有什麼危險。

唐立人 她祇是一個人，她沒有親戚，她也沒有朋友。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子天然會有她的願望，……願意有愛情願意有工作，……她在這裏看你對她還不壞，……

吳華清 你這一篇道學話，根本還是吃醋——

唐立人 難道你還打算把許小姐留在這裏，長遠的留在這裏，這末一個不明不白的地位！

吳華清 我們兩個人看事情不是一樣的看法，所以我們還是別談這個罷。（他走上樓梯，又回過頭來對着立人）立人，你儘管可以相信我的。

（華清出去——立人站着不動——忽然作一個有決斷的神氣——又停下來嘆氣



——許小姐從花園進來——她看見他，膽小的躊躇了一下）

許培英 吳太太叫我來拿雜誌的。

唐立人 我的妹妹在外面麼？

許培英 在花園裏坐着。（她拿起雜誌要出去）

唐立人 我……（許小姐停下來）我有話要告訴你。

許培英 我不能等。

唐立人 我請求你，特別答應成，聽我幾句話。

許培英 我不該在這裏待着的。

唐立人 我還想你不會不答應我呢，我那麼樣懇求你了。

許培英 （躊躇）我不能待的很長久。

唐立人 你請坐下來聽我說，可好？（許走到桌子那一邊坐下）我要告訴你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在西北的生活。

許培英 （擔心地）我想，要是談閒話，跟講西北的故事，恐怕我不能在這裏待着。

唐立人

你到那裏去，一定會喜歡那地方的，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的，那是個對人很好的地方。也沒人在乎你是誰，就在乎你是什麼樣的人，這樣可以讓個個人都有工作的機會。並且還有一個好處，它叫人第一要靠自己，靠自己努力。在那種地方，可以教一個把事情想得很清楚，決斷得很快，我就是學會樣樣事情決斷得快的。也許你覺得我太快一點，這是我的一種訓練，一種生活習慣，（有一點躊躇）頭一回我看見你，我就打定主意了。我說，這就是我所要的伴侶，這就是我能和她共同合作，共同努力，共同吃苦，共同奮鬥，共同創造事業，共同服務人類的女人！（對她靠近去）你肯不肯和我結婚。

許培英

（站起來，非常感動，非常難受）別這麼樣，我不能，我沒料到你會說出這個話來，不然我就不會聽你說的，我一定不會聽着你說的。

唐立人

（跟着她）我這話說得也許有點太急了，不過我告訴你我是這樣的嘿，我打了主意我要件什麼，馬上接着就去問人要了，這個對於你是恐怕快了一點，你是要點時候想想的，那末你就慢慢的仔細想想罷。你現在別就回答我。用不着忙

，我在這裏還要待相當的時候呢。

許培英 你要我嫁你，我是很感激你的，不過我不能。

唐立人 不能嗎？

許培英 不能，永遠不能，我想不見得能罷。

唐立人 啊，這聽聽倒像還有一點希望。

許培英 我倒沒有意思說得像有希望的聲音。

唐立人 昨天晚上好像不是這樣子的，我們還一塊談樹林子呀，山呀，今天早起，我們一塊去散步時候，也不是這樣子的，後來我們在這裏他們在吃牛奶雞蛋糕的時候，也還不是這樣子的。

許培英 哎喲，我請你別這樣子說下去，這個我簡直不能受，你越這樣子，我越難受。

（她伏倒桌子上大哭）

唐立人 哦，（看她，看出來她是真的難受）哦，是我不好，我太魯莽了。（他很快的走出去）（許很難受的哭着——吳華清走入）

吳華清（可憐她的樣子）怎麼回事呀？

許培英（忍住哭）沒有什麼。

吳華清 一定有不如意的事情，你心上一定有很不如意的事情。可好告訴我？我可能有什麼幫助你的地方嗎？

許培英 沒有，我要（她說不出來了）……

吳華清 你要什麼？

許培英 我想……我要一個母親（她很費勁的說這句話，把眼淚又說出來了。她又伏在那裏很難受的哭）

吳華清（安慰她）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許小姐立起身，待走出去——忽又忍不住。竟伏在華清肩上痛哭——吳太太此刻來到窗戶口，看見他們親近的樣子——許小姐離開華清，一路哭着望裏走去，始終沒有瞧見吳太太。——華清望着許走出去，回頭看見吳太太滿臉不以爲然的樣子，不免窘急。）

吳華清 你可要我解釋給你聽？

吳太太（冷冷地）現在不要解釋，謝謝你。

吳華清 我不過就是……

吳太太 現在不要。現在不要。我願意先想想我的地位，然後再告訴你，我多麼驚奇，我多麼氣惱。

吳華清 好，要是你不讓解釋，那（他轉過身來，又看見立人，——他向立人求同情，——立人不理，他聳聳肩膀由長窗走出去）

吳太太 我也不知道我頂氣那一個。

唐立人 華清了，自然。

吳太太（哭着說）我十三年來誰也沒有跟我香過面孔，除掉華清，除掉周家曼曼，除掉盧老太太……除掉我自己的兩個孩子。（慢慢發起脾氣來）我再也不跟華清說話了，我要叫許小姐馬上就滾出去。

唐立人（暗喜）你得仔細一點，走是當然得叫許小姐走了，不過別作出什麼太魯莽的

事情。

吳太太 我這樣的女人，不是能夠容得下這種事的，

唐立人 也別待她太兇，別把她一下就趕到大街了！頂好做得好像是給她休假似的，把

她送到一個什麼地方，帶着兩個小孩子去換換空氣，今天下午——

吳太太 這真不方便，把一家子事情都弄得顛三倒四。（忽然氣都沒有了——像是恍然  
見到真理）還是你對，我不能做得太魯莽，還是等兩天，或是等到年底，或者  
簡直等到我們回上海去的時候，再叫許小姐走吧！（停一停）這一陣風暴也許  
就吹過去了。

唐立人 （非常驚奇）吹過去，有許小姐在家裏會吹過去麼？（誠懇地）現在是一個很  
緊要的關頭，你知道罷，你得拿今天看見的事情當做警告，你得想法子把你自  
己救出來。（吳太太聽了這話有點害怕，就用心聽着）你現在完全依賴着許小  
姐了，你差不多讓她佔了你的地位，你要想留得住華清，你得完全改變你的  
生活不可。不是從明天起，（吳太太搖搖頭）不是從下禮拜起，（吳太太搖搖

頭)現在就壽起頭，(吳太太臉上顯出爲難的樣子，覺得這是一個難題目)你得自己跟華清作伴，你跟他下棋。你跟他一塊去散步。晚上他不睡你就陪他坐着，早晨他起早，你就早點起來，早起吃點心的時候，你得高興一點精神一點。他出去的時候，你送他到大門口，他回家的時候，你跑上去迎接他。你得學到真的沒有許小姐也能過活，好叫華清忘記掉許小姐。

吳太太 好罷，好罷。(她站起來)叫許小姐走罷，我的病一好，馬上就叫她走。

唐立人 你的什麼好？

吳太太 病呀！我這回受的刺激太大了，你想想看，我受了多大刺激，怎麼會不影響到我的身體健康呢！說不定我就會完全病倒下來。(撒嬌的聲音)哎喲，都已經有點擡不起頭了！(她搖幌幌的，對着樓梯走)哎喲，哎喲，我要病了，我難受極了——快叫許小姐來罷。

唐立人 你得學着不靠仗許小姐呀。

吳太太 立人哥哥，你不用跟我來這一套，不用挑撥我和許小姐的感情，不用費力來教

育我，不用勸我不偷懶，不用勉強我去參加婦女隊的工作，更不用提什麼「全民抗戰，」「救國不分男女」那些大道理大帽子來壓我，那些都得等我病好了纔談得到。我現在真病了，我害病怎麼能沒有許小姐呢。（把手扶着腰，搖幌幌地走出去，口裏叫着）許小姐，許小姐，沒有了許小姐，我的病怎麼能生得下去呢。

唐立人 你，你，你，你這個寄生草。

（幕徐閉）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一星期後，地點同前，屋裏多了一張病榻，放在小桌子旁。立人坐在沙發上看報，許小姐走進來，拿着兩個枕頭，一個小瓶的開藥，兩把扇子，她把枕頭放在榻上。

許培英 她今天能下樓了，她今天打算下樓了。

唐立人 (滿不在乎) 哦。

許培英 你不高興嗎？

唐立人 我想也到時候了罷？

許培英 你怎麼一點也不體恤她？她人病得這樣，她整整有一個禮拜沒有能出房門。

唐立人 也不肯見個醫生。

許培英 她覺得請個醫生，也未必有什麼好處。

唐立人 醫生能叫她起牀。哦，不錯，我忘了，他們的職業是叫病人躺在牀上。

許培英 你要是看見她像我看見她那樣，就不會說這些話了。一天一天的輪在那裏。一個人軟弱得祇能看看那頂不費力看的小說，祇能吃點頂細巧的東西。

唐立人 她不讓我到她屋裏去看她呀。

許培英 她除掉吳先生跟我，誰也不讓進去的。

唐立人 這簡直太不成話，那天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許培英 那一天？

唐立人 就是你拒絕我的那一天。（許看着他，心裏似乎不安，立人望旁邊看，心上也  
不好受的樣子）後來又出了什麼事情。

許培英 我還在那裏難受得不得了，吳先生進來了，他想來安慰我。

唐立人 （猶有餘慍）唔，是的。

許培英 你知道他是像一個做父親似的那種好人。

唐立人 像一個做父親似的？

許培英 是的，我就伏在他肩膀上哭起來了，好像他是我的父親。

唐立人（渙然——舒口氣）哦。

許培英 後來我就上書房裏去了，一會吳太太也跑進來，她好像也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因為她忽然一倒，就倒在那張搖椅上。

唐立人 那一間屋子裏，就是那張搖椅子頂舒服。

許培英 哎，別說那個話呀，後來我就請吳先生來，他一來，吳太太就抓住他的手，請求他，叫他再別離開她。我正要走出來，讓他們兩個人在那裏說話，吳太太忽然又抓着我的手，也叫我再別離開她。

唐立人 你本來說要離此地的！

許培英 我看見報上登着一張廣告，振濟委員會招考「兒童教養保育機關輔導員」，在西安學訓六個星期，就派到各兒童機關，擔任輔導工作——我本來想去報名的。

唐立人 現在因為文錦抓着你的手要你不走——

許培英 祇好過些日子慢慢的再說了。

唐立人 呵——文錦抓着你和吳先生的手後來又怎樣呢？

許培英 我們就把她擡到床上去。她就一直躺到現在

唐立人 現在又是一個禮拜了，怎麼辦呢？

許培英 祇好讓它去了。

唐立人 那不行的！

許培英 恐怕要你走了之後——等你走了，吳先生跟我再……

唐立人 那更不行了！

許培英 （並沒另外的意思）可憐的吳先生，你走了，他一定很不慣的，我總得想法子

好好地安慰他。

唐立人 安慰他……那是頂頂不行了。

許培英 吳太太病得這麼樣子，吳先生總得有個人照應他——

唐立人 你不見得相信吳太太真有什麼毛病罷！

許培英 我簡直不能相信，一個人不病的時候，會能在床上整整的躺了一禮拜，那有多

麼悶氣呀？

唐立人 這樣纔是一個十足的寄生草呀。

許培英 不過樣樣事情都有點弄殞了。吳先生不能出去辦事。我一天到晚也騰不出一個鐘頭來教他們小孩子的書，他們都變野了。

唐立人 是的，一切事情，一切計劃都停頓了。過一個星期了，一點成就沒有，我是一點事情沒有做。我從西北老遠地回來，不是跑着玩的。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要委託華清的國華貿易公司，我要華清替我到外洋去一趟，採買材料，和幾部機器，因為我自己抽不出工夫去，我得趕快回西北。

許培英 （關心地）噢。

唐立人 華清也很高興替我去。一個經商做買賣的人在這種時候，正可以為社會為國家做點事。可是此刻因為他太太發寄生草病，華清每天該做的經常的工作，也停頓起來了——這個得埋怨你，都是你的不好，你的錯處。

許培英 怎麼是我的錯處？

唐立人 你伺候得她那麼舒服，你一天不走，她的寄生草病是一天不會好的。

許培英 我已經答應她，她一天不好，我是一天不走的。

唐立人 所以是糟透了。

許培英 她要是肯讓醫生瞧瞧就好了。

唐立人 這種寄生草的病，不是吃藥吃得好的。你看，我想了這麼許多法子，還一點效驗沒有呢！忍耐試過了，發脾氣也試過了，我正正經經的說，試過了，我嬉皮笑臉的樣子，也試過了，難道寄生草型的太太們，真是沒有方法醫治，真是不可救藥的麼？

（吳太太出來，華清扶着，她穿着一件很好看的病衣，戴着一頂花帽子，臉色很好，不過做出無力的樣子）

唐立人 吳太太來了，我，我受不了啦，我要發瘋了，我要無賴了！（拿張報紙坐下來，不理他們）

吳太太 華清，謝謝你，你對我很好的，（對許小姐點頭做個笑臉）我的好許小姐，（對

華清）我想你還是把我放下來吧，我覺得有點站不住了。（華清把她放在輪椅上，許小姐把她腦袋後頭的墊子弄好）謝謝你把我的枕頭稍微移高一點，再把我的腳底下掖好。（許小姐給她蓋好氈子，吳太太就對立人作笑臉）你這一個禮拜幹點什麼事情呀，立人？

唐立人

（不看她）在這裏寄生草化。

吳太太

（笑出聲來）立人真會說笑話，他說的那些笑話，我一點不懂（她靠在椅子上，喘了口氣）哎喲，這一趟下樓真把我累壞了，我都不知道值得不值得費這麼一趟勁。

（立人笑出聲來了）

吳華清

（大不以爲然）立人！

吳太太

人家在這裏難受，你還好笑。

唐立人

你把我纔弄得難受呢！

吳太太

許小姐呵，可好把那聞的藥拿給我，（那個藥就在吳太太旁邊，她只要一伸手



就拿得到的，華清已把藥瓶拿在手）你別拿，華清，你在一邊待看；許小姐，你把藥瓶子拿着給我聞，這個瓶真沈，咄，真好聞。

唐立人（很快的起來，對吳太太走過去）讓我來拿給你聞，我纔能把他弄得更好聞呢！

吳太太（很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謝謝你，許小姐拿走吧，我已經聞夠了。

唐立人 我料得到的。

吳太太（很弱的）我的扇子呢？

吳華清（很急的）拿把扇子，許小姐，扇子，扇子，扇子。

（許小姐拿一把扇子遞給華清）

吳太太 還有一把扇子沒有？

吳華清（很急地）還要一把扇子，許小姐，還要一把扇子。

（許小姐又找到一把扇子）

吳太太 你們可都在我右邊的太陽心裏搨這末一丁顛點的小風呀。

（許小姐吳華清都輕輕的搨吳太太的右太陽，立人把報紙摺成一把扇子）

唐立人 你可要我在你的左太陽心裏也搨個一丁顛的小風呀！（用力重搨）風來了。

吳太太 （很快的）不要，不要，不要扇子了，拿走吧！我要傷風了。（許小姐把華清的扇子拿過來，把兩把扇子放在桌上，吳太太很弱的對許小姐跟華清做笑臉）  
哎，你們一男一女這兩個看護很好。

許培英 有什麼別的事情要我這個義勇看護給你做的麼？

吳太太 沒有了，謝謝你們。（他們剛走開）啊，有，啊，有，拉着我這個手，（許小姐抓着她的左手——又對花清）你抓着我這個手，華清。（他就抓她的右手，吳太太閉上眼睛）

唐立人 你的脚也要人抓着不要？

吳華清 （叫唐莫說話）呀，她要睡覺了。

唐立人 （走到吳太太身旁，在她耳邊柔和地說）要不要我唱個歌給你催眠？（忽然大

聲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華清把唐推走)

吳華清 咱們走開吧，她是真的睡着了。(他們離開她。吳太太偷偷地睜開眼睛，瞞他們一下)立人，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怪我自己，她病到這個樣子，都是我的緣故，自從那一天她看見我——叭，在安慰許小姐過後，她就病起來了，可是她對於這件事的態度真好。

吳太太 (睜開眼睛)我下樓下，並不覺得好受一點。

(許小姐趕快回到輪椅邊)

吳華清 我真願意你肯讓我們請一個醫生來。

吳太太 再幾時，也許，我的病不用大夫就好了。

唐立人 哦，你還算好的。

吳太太 祇是希望着——要是小心休養的話……我也許能夠起來，能夠再像平常一樣，再輪過幾個星期的話。

唐立人 等我回到了西北的時候，是不是？（走近吳太太）可是你的病一天不好，我是一天不走的。（善意的，誠懇的）我想，要是我把你的病治好，你一定會感謝我的。

吳太太 （很快的說話，並且說話的勁，大使人詫異）是的，立人。自然我會感謝你，不過我對你沒有信仰，勞大夫曾經說過，說一個病人對於一個大夫要是沒有信仰，他簡直沒法子醫治，（對立人做笑臉）真可惜，立人，我要是對你有點信仰，那就好了。

唐立人 （用力拉她的右腕像要爲她把脈）我對我自己的信仰就夠我們兩個人用了。

吳太太 勞大夫說……（她用力掙脫，作手勢叫他走）我願意你站開，你站得那末近，弄得我四周圍都沒有空氣了。

唐立人 你放心，我現在還不打算用手術呢！

吳太太 我當着你打算逼我起來呢，立人，你千萬別用手術，也別叫我喝我不喜歡喝的藥，我是要說我不應該喝的藥。

吳華清 我真願意我們能夠想個什麼法子讓她好一點。

唐立人 我曾經聽說，有人不肯起牀，可是等到牀上着火的時候——（他拿起一盒火柴就燃報紙）

吳華清 （華清很着急的跑過來護着吳太太）呃，呃，立人，許小姐！

（許小姐跑過去撲滅報紙的火）

吳太太 （扶着華清的手很鎮靜的）華清，你不懂，他不會真做的。

唐立人 哈，不會呀！

吳太太 你們讓我一個人跟他在這裏，給你們看看我是不怕他的——真的，（對吳和許很親熱的）你們該休息休息了，你們兩個人都得休息了，許小姐，你可給我到圖書館裏跑一趟，去換一本書。

許培英 好，我去。

吳太太 找一本不要太費腦經的書。

許培英 （安慰着）是的，是的，找一本不相干的書。（她出去）

吳華清（不思索的）我跟許小姐一塊幫她找書去。（正要跟她走）

吳太太（很快的拉他回來）別啊，你別走，華清，我要你上樓去，把我的牀給挪一挪，這幾天，秋天的太陽光都曬在我的牀上。

吳華清 好吧。

吳太太 請你輕一點呀！別讓樓梯太響了，我躺在這裏聽到聲音心裏發慌，（閉起眼睛來）我要睡一會。

吳華清 就是。（向外走）

（立人做軍操，開正步走，使勁的把兩腳擡地下踉。）（華清又回來，做手勢叫立人不要鬧，然後躡着腳出去）

吳太太（低聲的說）可愛的華清！

唐立人 可憐的華清。

吳太太 你該說可憐的——文錦。

唐立人 我說，文錦呀，你想騙我是沒用的，我知道你，我看着你長大的，——哼，

叫人家抓着你兩只手。

吳太太（埋怨）你一點也沒有姊妹的感情。

唐立人 我對你有一個真實的健全的做哥哥的感情。

吳太太 怎末別人對我比你對我好得多呢。

唐立人 別人祇覺得你好看，覺得你有趣，那末躺在那裏，假使你是一個醜人，人家就不會這麼可憐你啦。（吳太太做笑臉）你本來知道的，所以你在病中還穿這樣華麗的衣服，戴上這頂花帽子，（他將吳太太的帽子一掀）這個樣子，我不會同情你的。

吳太太（甜蜜的可是很厲害的）不錯，我早看出來，那天早上你叫我插那個花瓶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

唐立人（提及他的失敗不覺生氣）起來，起來，起來。

吳太太 我起不來。

唐立人 好些人天天早起都覺得起不來，可是他們還一樣的可以起來的。

吳太太 好些人做好些事情，都是我不能做的。

唐立人 我不懂你已經看見還能夠這末樣子放心！我那時候不是警告過你，我還想，隨便什麼女人的基本天性，是保全她自己，她一定會用盡力量來保住她自己的男人的！可是你好像是全不在乎！你任着性在那裏寄生草化，你越弄越把他們弄到一塊堆去了。

吳太太 我不明白那怎麼會呢？

唐立人 你看他們兩人，一天到晚在一塊伺候你呀！

吳太太 不，他們從來不在一塊的，他們是輪流着，我總是叫一個跟在我身邊。

唐立人 （明白過來，笑出聲來，又佩服又驚奇的說）哦，我懂了，你輪在這裏不動，把他們兩個人都絆起來，同時又把兩個人分開，這真聰明。

吳太太 你的法子呀！是把許小姐打發走，結果呢，華清一定會可憐她，還會怪我；用我的法子，華清一定會可憐我，還會怪他自己，——只要有個許小姐在一邊掙醒着他。



唐立人 你不能老這末樣混下去。

吳太太 (得意地) 總得等我覺得這危險過了再說。(她忽然想到，她自己的心事，說

出得太多了) 不過立人呀，你可別想我這都是成心計算好的，假裝這末害病。

唐立人 誰知道呀？也許是算計好了的，也許這是你寄生草本性內的一種下意識作用。

吳太太 (有點生氣) 這不是下意識作用。

唐立人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呀！誰也不知道是不是呀，你想，這件事對於別人的影響：

看你的丈夫，你的小孩子，還有許小姐，他們大夥都犧牲了，讓你好躺在這裏，把事情保持原狀，不過你沒有法子長久保持原狀的，一定會愈弄愈糟的，你看着吧，你家庭就會破裂的，我告訴你，華清有他的事業要做——一個男子，有他那樣大的年歲，處着現在這種時期，抗戰的時期，他總希望他自己，除掉做生意賺錢享樂之外，還於社會於國家有點貢獻，有點用處的。我來到之後，華清向我表示過幾次，對於到外洋去採買材料機器，他是蠻起勁的，華清是個有作爲的男子，儘管暫時他對你是十分溫柔，他決不會真的讓你把他的事業毀

滅掉的，慢慢地他就和你疏遠，和你隔離了，最先也許是單獨掙扎單獨的工作。最後，他不會不找一個可以在工作上可以幫助他的人做伴侶的，許小姐做他生活上的伴侶，是再合式沒有了，就使不是許小姐的話，一定會有一個別的女子的。

吳太太 你不要拿這種話來威駭我。

唐立人 你如果是真正愛華清，你如果不願意把華清趕到別個女子的懷抱裏去，你得趕快振作起來，在工作上事業上多多的幫助他，你的日常生活也至少要使得華清能夠容易發展他的事業，讓他有機會做一點在抗戰時期像他那樣的大商人應當做的工作。

吳太太 (若無其事的) 你知道麼？立人，我常常想，你可以成爲一個很大很好的演說家。(立人愕然生氣，——但仍忍耐住——) 踉了幾步，忽又自笑，預備改變方法)

唐立人 不知道他們兩個人這會到那裏去了？

吳太太 許小姐到圖書館裏取書去了，華清在樓上替我搬牀。

唐立人 (向頂板上瞅着) 我沒有聽見樓頂上搬牀的聲音呀。

吳太太 (作笑臉) 我叫他輕輕的搬的。

唐立人 許小姐去了——哼——不止有上圖書館去的兩個來回的時間了。

吳太太 (有點着急起來) 不見得華清 跟了去。

唐立人 (很隨便的) 要是我，我幹嗎不去，我假裝上樓搬牀，其實我是和許小姐在一

起談話。

吳太太 噯，這是我第一次讓他們兩個人同時離開我面前，……(她直挺挺的坐起來

) 你去看是不是他們在外邊(指窗外)花園裏！

唐立人 他們一定會留心不讓我們從這裏看見的。

吳太太 (緊張的) 他們也許躲在那紫藤架子底下。

唐立人 是呀！那是個很好的地方呀！

吳太太 你替我看看去。

唐立人 我去有什麼用處。

吳太太 那末我去。（她從輪椅上一跳就跳起來）

唐立人 哈哈，我知道我能使你站起來的。

吳太太 （忽然明白）哦！

唐立人 你現在既站起來，索性到紫藤架底下去看看得了。

吳太太 這回我要抓到他們，哼，那我只有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唐立人 什麼呢？

吳太太 （哭聲）我就帶着小孩子們跟你上西北，去過山裏的生活，（從長窗走出——

哭聲）嗚，嗚，嗚！

唐立人 （不以爲然）那我纔不要呢。那怎末也不行的，西北那種地方沒有你待的，（許小姐進來，手裏拿着圖書館裏的書）還好！他們沒有在紫藤架子底下。

許培英 什麼？

唐立人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許培英（看見輪椅上沒有吳太太，很驚奇）怎麼，她上那裏去了？

唐立人 到花園裏去了

許培英 爲什麼？

唐立人 追鴨子去了，你讓她去，她得運動運動。喲，還是我看得對的，始終在那裏生寄生草的病。

許培英 她到底不是真病？

唐立人（很快的）你現在得趁機會趕快提走的話呀。

許培英 走，我是一定走的。可是，匆匆忙忙的——（避開立人的眼睛）我怎麼能決定上那裏去呢？

唐立人 不能決定……（失望）哦——（感情地）希望我以後可以常常得到你的消息。

許培英 當然，要是你愿意的話。

唐立人 你有時候總可以寫信吧……哦，寫給我妹妹。

許培英 嗯。

唐立人 那樣我也可以聽到你的一點消息了。

許培英 (不好受的樣子) 噫，要是你還記得問她的話，不過一個人也很容易忘記的，不是嗎？

唐立人 我是不會忘的，我也不愿意你忘記我的。

許培英 真的嗎？

唐立人 (一種咒希) 你是會讓我常常聽見消息的，關於你的一切，你的工作，你的結婚。啊，你大概去和一個年輕的男子結婚吧。(傷心地) 我就是盼望他能配得上你就是了。

許培英 (擡起頭看着立人) 他非得年輕纔行嗎？

唐立人 不麼？

許培英 你要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嗎？

唐立人 什麼呀？

許培英 不能……哎，我沒有膽量說。

唐立人 你已經開始，你說就得了。

許培英

比方有這末一個女人很年輕，相貌也不算壞，又有一個男人，哎，我不知道怎末說纔好……他吶他是一個真有本事的人，對人又溫和，做人又明白，又勇敢，他是真做事業的，他年齡不算輕，不然他也不能成就那末些事業。所以因為他有那飽經風霜的臉，所以那女子就更崇拜他，假如他肯這末好的一生都給那女子，那麼，你想，這個女子要是能夠把她所有的一切，都託付給他。還不覺得滿足嗎？

唐立人

你不是說的我和你啊？

許培英

我本來再也不敢對你說的，不過我實在不能讓你心裏那末誤會着，你在一禮拜以前要求我和你結婚，我說不能——那並不是我不愛你——我看到現在有些人結婚以後的家庭生活，覺得似乎太浪費了；生活是很富麗，很享樂的，可是總見得是有點畸形，反常。再說，我也不願意再是被關在家庭裏廚房裏，一天到晚是煩心着油鹽醬醋，或是衣帽鞋襪；慢慢地到自己孩子的冷暖饑飽；那樣，

和現在做家庭教師有什麼兩樣呢。不，我不願意。

唐立人 當然，尤其在這個時候，這並不是說煩心到衣食住和當心小孩們這些事可以不  
必做，家庭還是重要的，也得要有人去主持。可是有些女子有特別的志願，特  
別的能力，這種志願能力，讓它好好的發展，可以對社會發生很大益處的——  
我完全了解你吧，許小姐，是不是？

（立人拉着她的手——兩個脈脈相視無言）

（華清走進來，一隻腿很疼的樣子）

吳華清 我碰疼腳孤拐了……搬那個牀。

唐立人 哎，可要我給你看看。

許培英 這應該用點繃帶綁起來，（對立人）你可以到客房的櫃子裏找點來……就是你  
睡的房子。

唐立人 好，我去……你當心扶住他。

許培英 你扶着我吧，吳先生。



（他扶着她，吳太太從花園裏進來）

吳太太 他們沒有在紫藤架子底下。（一眼看見他們）怎麼，又在那裏這樣了。

許培英 他碰疼了腳孤拐。

吳太太 （對華清跑過去）碰疼了腳孤拐？……哎呀，我的可憐的華清。

吳華清 （對吳太太看着，很希奇）怎末？你起來了……都跑來跑去了。

吳太太 我覺得好了很多啦。

吳華清 （努着嘴）你幹麼不早一點好起來呢，要我去搬那個倒霉的牀！哎唷！我的脚！

吳太太 讓我來扶你睡到那張輪椅上。

（立人拿着綳帶進來）

吳華清 你不會扶，（把吳太太推走，吳太太害怕的叫一聲）唉，還是許小姐來吧。

吳太太 讓我來。

吳華清 不要，不要，現在可不要你了！（許小姐攙着華清到輪椅上）你看她是扶慣了

人的，你就不會。

（許跪下來開頭給他解鞋帶）

吳太太（對立人）你看，他不要我照應他。

唐立人 他是找他向來依賴的人，現在是你的機會，抓住他，你以後再沒有像這樣的機會了。

吳華清 我的腳底下要墊一個枕頭。

唐立人（對吳太太）去啊！去啊！去拿一個。

吳太太（跑過去搶枕頭）腳底下要墊枕頭！（她比許小姐快一步，把枕頭搶來給華清，然後很生氣的瞪一眼許小姐，用一隻手把華清的受傷的腳抬起來，再用那個手拿枕頭墊在腳底下，華清疼得曬起來）哎喲！我的可憐的華清，是我不好，哎，我把你弄疼了嗎？

吳華清（很驚奇的望着吳太太）哎喲，文錦嚙！這好像是不對的，我這末輪着，你這末伺候着我。

吳太太 我要你依賴着我啊，華清，你有什麼事情的時候，你就來找我，你這個腳怎樣辦呢？總得找點——找點——

唐立人 綳帶。（把綳帶扔給吳太太）

吳太太 不錯，還要點——要點藥酒，許小姐就沒有想到藥酒。

許培英 我去找點藥酒來。（她回頭要走）

吳太太 （很客氣的）不要麻煩，許小姐，我馬上自己去找，（對華清）你知道麼？咱們得學習着沒有許小姐也能過生活。

唐立人 你們也非學不行啦，許小姐準備到西安去啦。

吳太太 呃，這都是新聞，好許小姐，我聽得真高興。

吳華清 （伸出手來對立人）我也高興極了。（立人跟華清握手）

吳太太 可是，哎唷，你走了我們多不惜啊！

許培英 我恐怕我太願自己了。

吳太太 噯，那裏話，那裏話，你能給立人幸福，我是非常高興的，我們一定也可以過

得很好，現在他們小孩子們實在也該住學堂了，我早就這麼想的，（她在華清旁邊跪着）現在我的病既然好得很多，我一定可以給我的丈夫做許多事情。至少跟他下棋……跟他出去散步……立人再也不能有機會叫我是寄生草了。

吳華清（低聲）文錦！

吳太太 我的華清！

唐立人 許小姐，我答應你，我允許你，一定讓你參加工作，使得你對於抗戰對於社會有很大的貢獻，我決不會關你在廚房裏，我決不會做一個寄生草型的丈夫要，你一天到晚在家庭裏伺候我，在你和我結婚之後，我們幾時在報紙上登廣告？

（幕急下）

——全劇完——

在這個劇壇鬧劇本荒日子，靜廬先生忽然想到那五年以前出版的一本改編的「寄生草」，而且還打算花三塊半錢一個字的成本來重印，不能不說是一件很有勇氣的事情。

雖然 H·H·台維斯不是一位大家，寄生草更不是一部巨著，但是它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曾經起過某種程度的醇發作用；它有幾個不同的改編本——陳泉的軟性，趙元任的軟體動物，朱君的寄生草，共此為四——它是民國十七年至民國二十年間南北各地業餘劇社最普遍最受歡迎的劇本；它的演出曾經造就不少成功的演員；它的演出使中國的觀眾接受了西洋喜劇的精神。但是在今天，寄生草應該是歷史上的陳迹。從前寄生草的觀眾，興趣也應該已改變了方向。從前寄生草的演員，表演力應已因實際的需要而擴大。而今日劇作者的取材亦早已超越寄生草的領域，開闢叢莽，尋取參天撈地的梓楠括栢了。

然而，今天寄生草還可以印，還可以演，不禁令人有一些啼笑皆非之感了。

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牙劇痛中

